

“吾上可陪玉皇大帝，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，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”。我最初看到苏东坡这段话是在林语堂的《苏东坡传》，最初的理解是体现了苏东坡的平等思想：我高高在上时可以陪玉皇大帝，落到贫民收容所时也可以陪乞丐。在我眼中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。就是说，他眼里人是平等的，没有高低尊卑贵贱之分。

后来渐渐看到越来越多的后人评论，这句话的意义已远不止于此，而是无限放大为苏东坡儒家仁爱、佛教慈悲的博大胸怀的佐证了。在这些评论中，苏东坡首先是个大好人，可以让人拿他的字迹去换羊肉、帮人家画扇子卖钱还债，等等，更主要的是对屡次迫害他的政敌毫无恨意、毫不报复，反而在人家倒霉时写信去劝慰，介绍自己流放的经验以使对方也能在流放中过好日子甚至养生。因为他“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”。不仅文章“大”，人格更“大”。

无论有意无意，苏东坡这一说法都有某种针对性。生活中不乏跟他截然相反的人：“眼前见天下无

野猪在离大城市的不远处也有，这真让人吃惊。比如神户。

提起神户，人人都知道那里有水，有所谓“波止场”。神户是海港，有“异人”离舟登陆，造了很多座异人馆，用今天的话说，就是洋人造洋房。

正是那异人馆，把神户添出优雅的异国的韵味。仔细看看，异人馆其实也是造在坡上的。神户并不是一马平川，相反，还是背靠了一条让当地人骄傲的山脉，叫六甲。全日本有名的职业棒球（日语称野球）队阪神老虎队，有一首队歌就叫“六甲之风”，它高

## 六甲的野猪

歌青春霸气的美丽，开头就吼上一句“六甲的山风”。六甲山上，不仅有飒爽的风，而且，据说由于市民抛弃垃圾不慎，山上的野猪不寻野食了，化缘一般，一步步下得山来，瞄准了路边的垃圾。野猪走得多了，大白天的，甚至也开始瞄上独自走在坡道上的主妇。往神户大学的路上，就有这样的坡路。

主妇拎着超市的塑料袋走，感觉身后有动静，被盯上了！心头恍惚，难道遇上了痴汉？日文的痴汉可不是什么痴情汉，而是对女人动手动脚的色情狂。在某些僻静地方，比如奈良的山里，不乏告示贴在路边甚或石头上，提醒人们：“此地有熊瞎子出入。”但也有另一种告示，就不光是偏僻的山地有，城市更常见，写的是：“警惕痴汉行为。”

拎着超市塑料袋，女人不敢回头，加速跑碎步子，可又跑不开。身后那一个，似乎呼哧呼哧地喘着气，紧紧跟随。然后，感觉真是靠过来了，却没有抱住她，而是有什么沉重的力量撞击塑料袋——一头黑褐色的野猪，女人的反应还是相似的，虽说日本女人叫起来，发出的不是“啊”这个音，而是叫一声“kya”。女人被野猪撞了一脚，她于是“kya”地大声尖叫，抱头而跑，塑料袋里的橘子、蘑菇、鸡蛋，滚了一坡。

有神户大学的女学生进城去，先走上一小段下山路，打算到前边的巴士站乘车。到底是在半山腰上，人影罕见。巴士站已在视线里了，今日还真不错，站里有一人一动不动地坐着，女生舒了一口气，不那么冷清，也不怕野猪路过了。再走几步，她认出那是一头等着巴士的野猪。这女生没敢“kya”地叫出声来，而是赶紧收住步子调头。

听说，神户的野猪在夜间甚至知道等信号灯、走斑马线。在六甲山一带，野猪，人，野猪，这样间隔着一起过斑马线，一起爬坡走山道的景象，说不定有一天你就能见到。

## 是非曲直终须论

陈世旭

感和幽默感，智能优异，心灵却像天真的小孩……

上述种种加起来，苏东坡就是蛇的智慧和鸽子的温文的合体。这样的“多面性天才”是不可复制的，至少我们常人是趁早死了这条心的好。

而且，我还有一种愚见：“无一个不好人”的“天下”，乃是无差别境界。这样的境界除了存在于苏东坡式的幽默，实际生活经验中并不存在。如果这样的“人格”被普泛化，那么世上大大小小的各种善恶是非还要不要有个分辨呢？如果“不好人”都被看成好人，那是不是对好人的不公呢？如果完

诗人赵丽宏魁梧，敝人瘦小，且是初次见面，多少有点拘束。不过一出连云宾馆大门，我就进入导游角色了。“这是螺峰街，”我给丽宏介绍说，“抗战时期，冰心曾在这里住过，日机轰炸昆明，冰心一家才搬到呈贡，留下一篇《默庐试笔》。”回过话，我又告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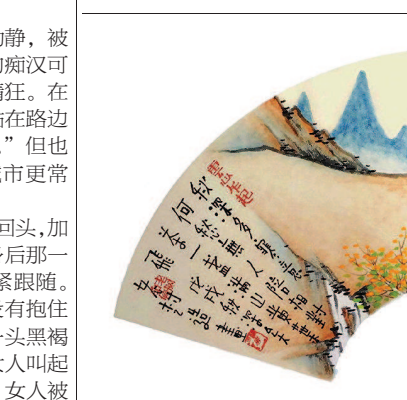
他李公朴先生创办的“北门书屋”旧址。下了坡，就是青云街，一头是“逼死坡”，有“明永历帝殉国处”，一头是“李公朴先生殉难处”。顺青云街西北行，过“唐公馆”（即滇系军阀首领并创办云南大学前身“东陆大学”的唐继尧的宅邸），到旧时的“贡院”今日之云南大学。进大门，登“九五”台阶，得保安关照而入“会泽院”。丽宏赞曰：宏富典雅。后瞻仰“至公堂”，说闻一多先生“最后的演讲”。转后经银杏大道，漫说李广田先生任校长时所作《花潮》；复至生物系，听着钟楼的一片钟声。走出大门，面对文联，遥指文林街坡头，告诉丽宏，当年沈从文先生就住在那里，汪曾祺嗜醉酒，扶月来到沈宅，沈先生总是沏茶给他醒酒（不过现在也有人说，酒后喝茶，只会倍增酒力）。过袁嘉谷旧居，自然说了些云南唯一的状元

## 陪诗人逛翠湖

吴然

皆误，后来治蜀要深思。”的赵藩。一路行来，因洪化桥，当然又讲到吴三桂与陈圆圆。不觉到了“龙公馆”，即“云南王”龙云的公馆，也有一段历史。可能走得急了，回到连云宾馆，丽宏有点气喘，问昆明海拔，告知一千八百余米也。他笑说：“难怪。”于是互道晚安，各回房间。（2006/5/9）

附识：此“简记”因换电脑而得。2006年5月，时任云南省委副书记的丹增，组织“全国著名作家写云南”分三路而行。我们这一路省外作家、诗人有舒婷、孙惠芬、关仁山、谭谈（任团长）。赵丽宏原本也在我们这一路，因他有急事要提前回沪，而来云南一趟实为不易，张昆华要回家取物，遂让我陪他游览一下被汪曾祺先生所称“昆明的眼睛”之翠湖也。



秋深多寒意，何愁无人陪。相对茶一盏，满山黄叶飞。（中国画）老树

全不讲是非，不讲为人正直，不讲主持公道，那是不是世故、圆滑、懦弱乃至猥琐呢？如果一个社会普遍崇尚世故、圆滑、懦弱乃至委琐并且自以为聪明，会不会构成对社会正义乃至见义勇为、仗义执言的嘲弄呢？

苏东坡“眼前见”的不是真的“天下无一个不好人”，我们无法由亲见加以证实，只能姑且认可他本人的文字和其他文人的颂扬。只是有一个基本事实不能不存疑：果真如此，他何来差点丢了性命的“乌台诗案”和后来一而再再而三流放呢？

某年我出差苏东坡流放的广东惠州，在资料上看到一个故事：有一天他拍着肚子让身边的人说里面装着什么，大多数

的人回答自然是一肚子学问、一肚子文章之类，只有厄难中与他不离不弃的下层歌女说是一肚子不合时宜。苏东坡大笑，说：还是你知道我！这当然也是传说，但我愿意相信它的可能性：苏东坡先后跟朝廷上政见对立的两派都闹别扭，正是“一肚子不合时宜”，也就是一肚子好恶，一肚子臧否，一肚子是非，“天下”谁不是“不好人”，心里明镜似的。至于表不表达，怎样表达，那是另一回事了。

西班牙作家葛拉西安在名著《智慧书》里说，对无端加害自己人，最好的报复是忘记。忘记是最彻底的蔑视。比他早出生近六百年的苏东坡更早阐发了这样的智慧。

我想，这才是千年以来人们仰慕苏东坡的理由之一吧。

去菜市场，有人围着一个卖菜的老农，纷纷猜测他篮子里湿漉漉黑乎乎像木耳的东西是什么菜，我看了一眼说，叫地耳。老农兴奋地看我一眼：你晓得，你就晓得。

看到久违的地耳，想起当年当知青的那个生产队的一位老伯。

那时，农村的冬天也不闲着，正是修水利的时候。我和男社员坐着手扶拖拉机，一路颠簸来到大山深处的一座水库。这是我插队以来第二次上水利了，队里这次照顾我，让我留在伙房帮厨。

做饭的是一位年过半百的老伯，有眼病，两只溃烂的眼圈不是红着就是黄着，但他整天总是眯着眼睛笑呵呵的。平日在村里劳动时，他也对我挺关照。总记得酷暑双抢，他负责挑着担子给田头送水。那是用清冽的井水加上白醋和糖精自制的“酸梅汤”。

当大伙蜂拥而上时，他总是用手里的葫芦勺拍击着争先恐后的人：让小范先喝！

一直单身的老伯经常是大家开玩笑的对象，他也从来不在乎，有时和他玩笑的男社员扭打在地上，爬起来也是笑眯眯的。

给他帮厨，每天都挺开心的。清晨他都挑着担子带我去附近的一个人称小汉口的古镇去买菜，有时，他会给自己很细心地挑上一束金黄的烟叶。回到用松枝搭起的厨房，他就美滋滋地揉碎烟叶，叼着木疙瘩烟斗抽几口。有时见我痴迷地见他搓烟叶，还会把烟斗塞我手里：来，吸一口！有时候，烟叶没有了，他就叼着木疙瘩烟斗过瘾。

有人恶作剧，将他的宝贝烟斗藏起来，可能经常这样干，他也不急。用旧报纸卷纸烟，炒菜时烟灰还会掉到菜锅里。大家也不在乎，照样吧嗒吧嗒地吃。还说，有新作物，香得很。

水利工地的工期不短，渐渐菜金和菜源就紧张了，跟他从镇上买菜回来时，他的担子越来越轻。一向乐天的他也皱起眉头。

雨后的一天，他提着大篮子神秘兮兮地招手让我跟他上山。在山坡的一片松林下面，我看见了遍地的像木耳似的植物，湿漉漉地缀满晨露。老伯说，它叫地耳，可以炒菜也可以做汤。他还悄声叮嘱我，不要告诉其他社员，传到别的队，就轮不到我们捡了。我高兴地说，好！

这天中午，社员们吃着老伯做的野葱炒地耳，都说好吃，都问在哪里捡的，老伯对我眨眨他的红眼圈，我说，在很远的天边。

于是，快乐又添加了一项——跟老伯捡地耳。为了增加我的欣喜，他总是把最肥厚的留给我捡。有时，新长出的不很多，他就摸出木疙瘩烟斗，蹲在山坡上抽烟叶，望着重山凝眸，仿佛也像地耳似的，聆听着什么。那是他一天里少有的肃穆的时刻。

他年青的时候爱过什么人，又被谁爱过，这一切对我都是谜。我曾经悄悄问过队里的人，对方大笑，你看他又矮又丑，一对眼圈成天泪汪汪的，怎么找得到媳妇噢，天！

我好为他难过。水利工地上的活路终于做完了。大家整理铺盖卷开始往回撤。松枝搭的厨房也被遗弃了。老伯不舍得走，招手给我看一样东西。原来，搭厨房插下去的一根松枝，由于厨房温暖竟然抽出了一枝绿叶。

老伯把这根松枝从地上拔起来，说带回家种，看能不能种活。

在回村的路上，他插在铺盖卷上的那根松枝，当然又被大伙儿取笑了一阵，他也笑，说树长大了，没准给儿子娶媳妇的时候能打个柜子呢。大家都知道，所说的儿子是他从小领养的一个远房侄子。

离开插队的浙西四十多年了。不知老伯今安在？今天看见菜市上忽然出现的地耳，想起了他。还有那片山坡上，不知名的鸟儿们在清晨松林里的鸣叫跳跃，还有金子般碎成一地，跃动音符的阳光。更有老伯眺望远山的神色，他的双眸是如此清澈……

## 夜光杯

凤凰灵孕育才子，猛洞秀水出芙蓉。德武奔神鼓声远，古丈香茶杯杯情。吊脚楼上醉歌罢，何时与君再相逢？还有许许多多与文联有关的活动，我记忆犹新；还有许许多多与文联有关的人和事，我回味无穷。无怪乎我会对文联怀有如此亲切的感情，如此自在的心怀。文联是我的家，文联是我的学堂，你别说，还真是这么回事！

**十日谈** 父亲程十发为何特意缺席会议，请看明日日本栏。 责编：吴南瑶

## 我的家，我的学堂

刘子枫

西采风队。那次采风，同样让我收益匪浅，感悟良多。我翻开当年日记，那首拙作的打油诗依然还在，它记录了我当年感受湘西风土人情时的迷恋和痴醉——

三山四水绿映红，苗寨土家淳朴风。

说文联是我的家——好像有点夸张。但是，每当我有事没事地去文联所在地——延安西路238号，不知为什么，我的心中都会产生亲切、自在的感觉。我想，因为那里有我交往多年的朋友，有把我当做朋友文联领导吧！

说文联是我的学堂——好像有点搞笑。但是，每当我参加了文联、协会组织的学习、采风活动，我都有了许多的生活体验和艺术感悟。在这其中，包含着我从艺生涯中最难得、最快乐、最珍视的心灵享受。

最近，我参加了市文联组织的赴杨浦区学习采风活动。说实话，与其他的区相比，杨浦区确是地处边缘、家底薄弱，资源缺乏，人烟密，可谓是“旧房改造包袱重，举步艰难困难多”直被许

多上海人贬为“下只角”。但近几年来，杨浦区领导班子解放思想，转变观念，放眼全局，脚踏实地，充分利用区内名牌大学云集的互惠优势，主动与大学结成联动共进、互惠互利的新格局、新关系，同时筑巢引凤，让引领世界潮流的高科技落户区内。仅用了六年的时间，就让杨浦区甩了“落后区”“老大难”的帽子。这些成功实践的经验，更被联合国邀请作为旧区改造成功的典范，在世界讲演和推广。

在日新月异的的发展速度面前，在实实在在的建设成果面前，在理想高远而又满怀激情的杨浦区人民面前，我们这批书斋和学院里的书生对杨浦区怀有

成见的人们，除了感动，只有敬佩！我想，文艺工作者的视野阔广、思想观念，若是没有贴近生活走近时代的体验，是不可能获得丝毫长进的，也是不可能创作出涤荡心灵、升华灵魂的作品来的。